

当代最新另类情爱探索小说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two women's faces,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nd to the left. The woman on the left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top. The woman on the right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top.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reddish-brown color.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

魏 卉 / 著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woman's face,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nd to the left. She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top.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reddish-brown color.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是一个男人怎样在革命的熔炉中百炼成钢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写的是一个女人怎样在人世跋涉中性格、观念发生变异……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最新另类情爱探索小说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

魏 卉 / 著

(吉)新登字 12 号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

魏 卉 著

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良街 5 号)

(邮编: 130061 电话: 0413-8569978)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2 30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ISBN7-5425-0324-3/I·16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是一个男人怎样在革命的熔炉中百炼成钢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写的是一个女人怎样在人世跋涉中性格、观念发生变异……

女人是怎样变化的

魏 卉 著

时代文化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二十世纪晚期的《飘》，一个比《平凡的世界》更为心酸的故事。常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的变化也同样如此，只有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才能变好或变坏。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电视剧正给人们讲述一个男人怎样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时，本书则展现给你一个女大学生在 H 市是如何由纯洁而堕落再丢弃堕落的——

三十 左右的女人魏卉在阴冷的冬天的早晨，沿着 H 市的锦城大道慢慢地走着……

科技大学的高强在车站接到了她，一起去乘地铁，终于到了高强的住宿。魏卉觉得很累，全身酸酸软软地疼。高强的手很软，他为她按摩……

魏卉每天都出去买报纸，可是，招聘广告上的工作她大部分都不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她急得快要发疯……

“一个男人，处在危险中……和你很亲近的男人。”胖女人的话让魏卉足足吃了一惊……

《环球商报》终于给魏卉带来一个机会，她在中城区的一家餐馆找到一份既挣工资又挣小费的工作……

那份陈大丽的广告让魏卉终于心动了。当她到陈大丽那儿时，才知道这个模特儿公司是个专营皮条生意的……

一直住在高强那儿她总觉得不是滋味，没名没份的。所以，她决定从他那儿搬出去与工友安红住到一块……

餐馆的生意清淡了起来，一天收入连小费也仅二三十元。正在此时，陈大丽又打来电话，想请她去陪陪客人，只是聊天、喝茶，而且收入颇丰……

律师王力第一次见到魏卉时，为她的清纯折服了。他遵循陈大丽的告诫，循序渐进，几次之后，终于让她酒醉而得逞……

有了一次便有了二次、三次，从此，魏卉一发不可收拾，在痛苦的煎熬中，慵慵度日……

黑道大哥肖阳与王力可谓是哥们，可是王力香港之行后，使他不得不与杨伟勾搭成奸……

王力与杨伟在占有魏卉之后，谈起了他们的阴谋——除掉肖阳，谁知这一信息被假寐的魏卉听了个正着……

肖阳从魏卉那儿听到了王力他们的阴谋，才知以前发生的那些血案与王力他们有关，便狠下心来收拾了王力和杨伟……

肖阳与魏卉的密切接触打翻了肖阳的老相好妍妮的醋坛子，她发誓要收拾她……

魏卉不再做“应召”了，她怀了肖阳的骨血，天有不测风云，在妍妮的打击之下，她流产了……

魏卉与肖阳的婚礼在十分热闹的氛围中结束了，肖阳去开自己的车，谁知当他打开车门时“嘭”的一声，汽车爆炸

了……

彩虹屋，除了魏卉一人外别无他人，在无比的悲痛中，肖阳突然出现了。原来，妍妮的阴谋并没有夺去他的命……

魏卉地脸贴在肖阳的脸上，渐渐地，她感到，自己和肖阳融在一起了……

1

这是个阴冷的冬天的早晨，阴冷得让人心里阵阵地发苦，想哭，而 H 市的街头，却像往日一样，不停地上演着一出出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活生生的戏剧——这样的一个大舞台，这样的一些各式各样的观众，这样一些齐全的道具和布景。

魏卉沿着锦城大道慢慢地走着，风尖刀般地刺骨，屋顶的积雪被吹了下来，在蓝得薄脆的天空下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地飘着。她紧裹在黑色的呢大衣里，一顶黑绒帽低低地压到眼眉上。

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四季的变化，惟有在 H 市，好像只有无尽的冬天，她想起不知在什么书上看来的一句话。

行人从身边匆匆而过，汽车的喇叭不耐烦地在鸣叫，各色各样的旗帜在林林总总的建筑前“哗啦啦”地响着，哪个角落的寺庙里，隐隐约约传来诵经声。这是个很熟悉的场面，很熟悉的感觉，不知是以前曾亲身经历过，还是在书上

读过。她突然间奇怪自己怎么会在这里了，在这样的一个热闹繁忙得不真实的空间，可是，她真的想在这样的空间里，存在于这种气氛中，忘却真正的自己。

在H市，没有比锦城大道更能展示金钱和财富的力量了。著名的高档百货店有“王府井”、“百盛广场”、“东风”、“红旗”、“百货大楼”、“人民商场”等，珠宝店有陈年老店“天和银楼”，吃的有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名流出入的“天元”，住有四星级的大酒店“明珠”和“银河”等。雄奇挺拔的“锦都大厦”和气势磅礴的“假日中心”也都在这条街上。

魏卉是个快三十岁的女人。女人一过二十五岁，就算不得年轻了。她长得很恬淡，很文静，但是她的神色中，有种让人心动的落寞和无助，是一个迷路者的神色。

走到春熙大街，她的腿步慢下来了。真皮和真丝的衣服，金的银的钻石宝石的首饰，在华丽的橱窗中很尽力地展示着，可是她买不起，尽管她知道这些东西没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她想若她就那么随随便便地走进去，漫不经心地随便一指说：“我要这个！”然后满不在乎地付钱，在店员一片诚挚的“欢迎再来”中扬长而去，也会是一种极大无比的愉悦和幸福。可是，现在她只能不时地扫一下自己在橱窗里的影子，心因为渴望而微微作痛。她盼望有那么一天，她也能像此时此刻这样闲荡街头一样自由地在金钱的世界里游弋。否则，死不瞑目。她心里说。

在繁华的红星街口，光彩绚丽的“锦都”艺术宫里，传来阵阵美妙的男声和女生合唱——那是对幸福生活的赞歌。歌声在寒冷的风里柔曼地飘过，豪华的轿车和穿着讲究的人们不时地从身边经过，只想哭。她不知要到哪里，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元旦节从来就和她没有关系，何况她来 H 市一星期不到。

当然，她知道，H 市不仅是富人们的天堂，也是普通人们喜欢的地方。在这里，有的人因为在“人民公园”表演而成为大明星，有的人从身无分文而变成大富翁。也只有在这里，明星和富人们走在街上才不会被人认出。这个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像当年的上海一样，充满了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在这个城市，只要有想象力创造力就可以成功。不管是做广告或是在舞台上，还是在交易市场里，只要有旺盛的创造力，有疯狂的拼命精神，有永不止息的能量，就可以成功。每天每时，都有好多人来到这个被誉为“大苹果”的城市，想冒一番风险，创一番事业。可是，好多人都适应不了它的快节奏和残酷的竞争，从而落魄失望甚至被毁灭。只有那些“坚强”的人，那些能够承受并能反击它的挑战的人，那些为了成功而奋不顾身的人，那些永不安于现状总想寻找刺激的工作狂，才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但她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张张扬扬地来锦城大道购物，而不在乎商品的标价。

她想起那本曾经轰动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

者周励在书里说过，她曾看着世界贸易大楼那高耸于云霄的无数的窗子，发誓有一天自己要拥有那其中的一个。周励成功了，至少她在自己的书里这样说。可是，魏卉曾听人说，作者至今也未能在世界贸易大楼里拥有她的一扇窗户，她的办公室是在她那两个卧室的公寓里。传言是否真假不知道，但魏卉从书中的照片上，看得出她的穿戴并不是很有钱的样子，因为她的衣服和首饰，看起来都很廉价。

其实，谁不想拥有那样的拥有呢？可以说，坐在那里，感觉肯定像是坐在世界的顶端。有几个人不想站在世界的顶端，不想把同类、把世界踩在自己脚下呢？一生中哪怕只有一瞬那样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感觉，也应该是没有白活吧？

可是，究竟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是像蚂蚁一般拥挤在世界的底部，仰望那永不可及的顶端？尽管风、飞鸟和白云都在我们头顶诱惑地徘徊，尽管理想和愿望、追求和欲望，都像招展的旗帜向我们发出呼唤，我们却也只能像在麋鹿逃过的森林里，支棱着耳朵追寻猎物气味的狼，每一阵风吹过，都会送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诱惑，可是，任你瞪大眼睛，绷紧神经，全神贯注，伺机面动，能捉到的也还只是风吹来的那丝若有若无的诱惑。

被诱惑，是种多么残忍的体验和经历啊！

2

毕业前半年，魏卉就开始找工作，可是，发出去的申请信和履历表连一点回音都没有。看看寝室那两个已经毕业两三年还因找不到工作而呆在系里的本地学生，魏卉知道希望是不大的，何况，别的寝室还有几个呢！学社会学，除了在大学教教书，还能干什么呢？但每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哪个不是人满为患！

她来到了 H 市。在所有人看来，H 市是一个机会最多的城市，各行各业，都可以来试试。她没有别的选择，不管是做什么，她首先得生存。

她住在一个“朋友”的宿舍楼里。他是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还没毕业，学校有十几层高的宿舍楼，在靠东河边的滨河东街的头上。宿舍的条件不是很好，每层楼上，长长的通道两边，各有几十个房间，房间小得仅能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小冰箱，一个洗脸池。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几十个人共用。但在 H 市，对于学生来说，能住上这样

的房子，真的很不错了。

这个“朋友”叫高强，是个瘦小的南方男孩，好像是杭州的吧？魏卉认识他，是个很偶然的机会。刚来 H 市那年的圣诞节，魏卉跟着她所在的延江大学一个女孩搭别人的车来 H 市玩。开车的那个人的大学同学，便是高强。路上，开车的那个人对魏卉和另一个女孩说，若是她们到 H 市没人带着玩的话，可找高强，因为高强是单身，平时没什么事，又是川大物理系毕业的，在科技大学念书非常容易，功课不会紧的。魏卉和那个女孩去找了那个女孩的表姐，便没去找高强。这次来 H 市之前，她不得不向开车的那个男孩要高强的电话，她在 H 市没有任何熟人。她不想去找那个女孩的表姐，因为她知道女人帮女人不如男人帮女人那么热心。

离开延江前，她给高强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很热情，也很健谈。他说魏卉住在他那里绝对没问题。魏卉很感激他。

魏卉在延江时，住处除了平时拣来的几件破家具再没什么别的值钱东西。待扔掉了些已穿得很旧的衣服之后，她只随身带了一个不大的箱子，里面塞着几件还可以将就穿的衣服。她平时那点资助，除了房租和伙食，几乎没什么剩钱可以买衣服。其实她是很希望自己能穿得好一些，她特别喜欢那种软料子的长裙，飘飘的，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常穿的就是这类衣服。女孩子穿上这种衣服，是会有种超然脱俗孤傲柔弱的样子的。

高强去“八里桥”车站接她。魏卉从没见过高强，也没

问过他的样子，所以，当她下了车，高强走上前来做自我介绍时，她还是有些惊讶：高强的个子好像和她一样高，而她不过才一米六！怪不得他会这么多年来还是单身！

高强帮她提着箱子，一起去乘地铁。他的话很多，喋喋不休地向她介绍着一路上的各种景色。魏卉来 H 市玩过，有些自己已经知道，即使不知，她也没心情去看景观光。她六神无主，不知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建设巷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鳞次栉比的店铺外面，都有“茶庄录相”、“夜来香”、“特价消费六折优惠”等等耀眼的字眼。好多店铺的门窗都关闭着，从外面看不见里面的内容。

好多男人站在街边，也不知是在干什么，或要干什么。可那样子，总让人心里怕怕的。魏卉有些想哭的感觉，她这是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

一个披着长长的栗色头发的年轻女孩站在路灯下，姿势优雅地抽烟。她穿着短短的刚遮住臀部的人造裘皮大衣，不知里面穿的什么，被浅色丝袜紧裹住的双腿，套在一双高跟黑皮鞋里。看着别人走过，她却不走，原地站着。

“她肯定是个鸡。”高强对魏卉低声说道，“这一带是地下‘红灯区’。晚上出来，拉客的很多呢！”

魏卉不做声。即使她没有对这些司空见惯，却也没啥好奇心。自己的命运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管得了别人？

只是，这女孩实在很漂亮。魏卉感叹道，这么漂亮的女孩，应该是去演电影的，站在街头拉客卖笑，真是可惜了呢！

一阵冷风吹过，刺骨的凉。几张废纸在跟面上打着旋儿不肯落下。三五只鸽子在垃圾桶旁夹紧了翅膀，步履蹒跚地寻着吃食，灰色的羽毛在风里簌簌抖着。魏卉紧裹上那件五十元从“江汉二手货”买来的却已穿了两三年的黑色呢大衣，觉得鼻尖冻得生疼。

高强在她旁边走着，提着箱子，穿着笨重的扎成横道道的多年前一度风行的“鸭鸭”牌灰色羽绒服，很像一只企鹅。他这样子，又使魏卉的心里多了些压抑和烦躁，她总喜欢漂亮潇洒的男人，矮个男人不知为何，总让她觉得很看不起，觉得他们很猥琐。

一个穿脏脏的蓝色牛仔裤，脏脏的红色外套，头上顶着一个破帽子的男人在一个台阶上扯着喉咙向行人食布道：

“菩萨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要相亲相爱。凡事要藉着祈祷！”他歇斯底里地喊着。楼前的破旗在风中哗啦啦地响着，汽车鸣着喇叭，很快就把他的声音淹没了。

菩萨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谁爱谁呢？风把那个男人嘶哑的声音吹进魏卉的耳朵，她不想听却也听见了。她向来不相信这些，不相信有个慈爱的万能的主宰。若有，这个世界上就不会这么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人又怎么可能相亲相爱呢？

地铁站里冷嗖嗖的风流，夹着从浑浊的呼吸里发出的各种各样不好闻的气味，还有从人体上发出的汗臭、狐臭、劣质香水味。地铁“咣咣”地驶来，人们面无表情地上了车，面无表情地坐好，然后面无表情地发呆或面无表情地看着报

纸。魏卉发现，这地铁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空间，可能是每个人的表情都在外面的街道上被冷风吹走了。没有表情的地方，又能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高强和魏卉并排坐着，一进地铁，他也不说话了，也变得面无表情起来。